



# 「獵鹿者」和「榮歸」的訊息

“你大可以像珍芳達一樣，以愛心和諒解去幫助你的朋友忘記越戰，也可以像迪尼路一樣，以意志和勇敢去克服它所帶來的痛苦，重新回到美國式的夢幻中去……”

無聲

在越戰時期，除了尊榮自資拍攝了「越南戰火」，為美國塗脂抹粉和把越南人醜化外，其他的製片都不願支持拍攝關於越戰的影片。一方面越戰的性質是要維護美國資本在東南亞所進行的經濟侵略，因此是得到了美國統治階層的支持；但另一方面越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卻是不受歡迎的，他們看不到為什麼美國要以「國際警察」的身份自居，去參予一場與他們「不相干」的戰役，和承受這場戰爭所帶來的惡果。美國政府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政策既然不甚成功，則荷里活諸公的方法也不易來得更為高明，既然沒有好的理由去為美國政府解說，最好還是來一招POLITICS OF EXCLUSION吧。多拍一些娛樂性的電影去麻醉人民，總比拍攝一些不倫不類，而可能會刺激起人民反省和關注越南問題的電影來得高明。

## 遲來的越戰電影

雖然很少的荷里活電影是在意念方面走在時代的前端，但有關越戰的電影，在越戰結束後數年才陸續拍攝推出，和在本屆的奧斯卡裏才牽起高潮，美國的電影界實在顯得有點反常的落後。

遲遲才有關於越戰的電影的出現，當然並不是由於美國電影工作者思想遲鈍，忽略了這場在六十年代後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影響著每一個美國人生活的重要戰役，而只不過反映出荷里活作為美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的一部份，對這場戰役的一種政治取向。

但隨著越戰的結束，美國在國際上的角色亦有所改變，一方面是美國政府受了民間的壓力，而另一方面在新的國際形勢底下

，直接介入其他國家的戰爭來維持美國的利益變得不合化算。新的外交策略是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反動勢力和傀儡政府，通過他們在這些國家所取得的政治領導，來維護美國在這些地區內的經濟利益，因此反對像越戰一樣的直接介入，已經變成了美國政府的官方意識形態OFFICIAL IDEOLOGY的一部份。在這種新的官方意識形態底下，拍攝一些電影來控訴越戰的殘酷（對美國人而言），只要不涉及一些核心的問題，不單不會影响到美國政府的外交和統治政策，還可以把人民的群眾記憶重新組織REORIENTATION，幫助他們如何去理解這場戰役。要了解「榮歸」和「獵鹿者」一類荷里活拍攝的越戰片，我們必須要清楚它們出現的背景CONTEXT，當然這些電影的商業價值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 越戰片： 新的類型電影？

如果從閱讀的訊息和電影題材的角度，「獵鹿者」和「榮歸」這兩部荷里活電影，其實都可歸納為同一的類型CATEGORY，因此在這裏不會詳細地逐一評介，而會嘗試就這些電影的特徵和意識形態效果去作出評論，而以「獵鹿者」和「榮歸」的片段作為例子去加以說明。

在「榮歸」和「獵鹿者」兩套影片之中，真正描寫越南的片段只佔電影的一小部份，整部電影都是以美國和美國人作為本位，越南反而被DISPLACE在整套電影之外。在榮歸一片中，莊威和布魯士雖然都因越戰而受到了身體和心靈的創傷，但整套戲都沒有越戰的場面，而只是描寫珍和兩人怎樣去克服因越戰而留在他們心靈上的創傷。「獵鹿者」雖然有越戰的場面，但卻只佔電影的一小部份，而且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述說他們作為戰俘怎樣被越共虐待，和最後怎樣成功地逃走。至於米高（迪尼路飾演）重回越南的一場，是為了拯救其朋友力奇（基施杜化·華根飾），是作為貫徹整部戲的中心（這幾個人之間的友情）的一部份，其以美國作為本位，實在是非

常明顯。這種處理手法，固然是為了針對美國的觀眾，特別是就商業的角度而言，但其必然的後果是把美國對越南和越南人的責任排擠在要面對的問題之外。對美國人來說越戰只不過是一場荒謬的INTERRUPTION。

可能是由於荷里活的明星制度，也可能是個人主義作為美國的主導意識形態的影響，兩套電影都是集中於個人層面的描述。在「榮歸」裏莊威因戰爭而變成了殘廢，失去了面對生活的信心，珍芳達如何在醫院中與他認識而對他產生感情，到最後又如何幫助丈夫重新適應在美國式的生活。「獵鹿者」的頭一段戲著意地描寫了米高，史提夫，力奇和連達等人之間的友情，後來他們相聚時的歡樂卻因越戰而停止，到最後雖然史提夫變成終身殘廢，力奇因不能抵受戰爭的壓力而死，但最後這班朋友仍能回到美國後過著新的生活。

既然歷史的問題被還原REDUCE為個人的問題，因此對越戰的控訴亦只能是從個人出發的人文主義式的控訴，永遠不會涉及到政治和經濟等制度性的問題。兩套電影中對戰爭提出控訴的地方其實也不算太少。如在「榮歸」中莊威的殘廢，布魯士回來後的不敢面對現實和荒謬地獲得獎章，當然還有莊威頗具說服力的反戰演詞等。在「獵鹿者」中史提夫的殘廢，力奇的死亡，米高看到了戰爭的荒謬性而不願接受英雄式的歡迎，和不願獵殺野鹿等都可以說是一些例子。這些控訴或可使美國人反對越戰，但反對的角度只會是不應參予一場與他們「不相干」的戰役，和戰爭對美國人身心的摧殘等，但他們永遠不會知道這是一場不正義的戰爭，和戰爭產生的根由。

至於如何去面對這場戰爭所帶來的後果，我們當然又要回到個人的層面去解決這些個人的問題了。你大可以和珍芳達一般地以愛心和諒解去幫助你的朋友和丈夫，使他們能把越戰忘掉，就像劇終時布魯士脫掉軍服，奔向大海所象徵的一樣。當然你也可以像米高一樣以意志和勇敢去克服越戰所帶來的痛苦，回來和朋友唱GOD BLESS AMER-

ICA，重新回到美國式的夢幻中去。

## 一些聯想

「獵鹿者」推出後受到不少影評人的攻擊，說它把越共描寫成典型的邪惡東方人形象，特別是憑空捏造「俄羅斯輪盤」來表現越共暴行的一場。無疑「獵鹿者」是較「榮歸」更不真實，和起著更大的意識形態效果，但「榮歸」被形容為反戰電影，則實在不敢苟同。

那天看完九時的一場「獵鹿者」，在乘巴士回家途中，聽到身後的一位先生說：「越南佬真

係冇七人性，呢D野都擺來玩。睇來在香港人普遍的反對收容越南難民的聲中，「獵鹿者」是多了一點意外的收穫。

